

神輿與神社

● 陳平原

神輿競演

讀周作人的《日本之再認識》，深為其中的一句話所打動：「要了解日本，我想須要去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應當是從宗教信仰入門。」認定從宗教入手，是理解一個民族心靈的最佳策略，這話今天看來平淡無奇。可周作人想強調的，其實不是這一通則，而是日本人在儀式中往往顯出「神憑」或「神人和融」的狀態，可見真正「支配着全體國民的思想感情」的，是神道而不是外來的儒家、佛教或西洋科學。作為例證，周作人舉出抬神輿的壯丁「非意識的動着」，腳步忽東忽西，忽輕忽重。

這話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以至一見第十九回「日本秋祭」的廣告，馬上趕往明治公園。到了那裏才弄明白，廣告上所說的「神輿競演」，只限在11月14日那一天。前面幾天只是一般的「廟會」，對我來說沒有多大的吸引力。

連日秋雨，早上出門時天色不

佳，陰沉沉的，真擔心又是空跑一趟。明治公園裏遊客不多，「演員」卻不少。十幾基神輿已經安然就座，廣場上來回穿梭的多為身着「半纏」的遊神人。看台上擺着百十張椅子，大概因為天氣不好的原因，觀眾寥寥。

十點整，表演正式開始時，三分之二的椅子依然無主。先是童男童女的武藏國府太鼓，繼以武藏流的龍神太鼓，後者用各種誇張的造型擊鼓，再伴以人聲吽喝，挺有氣派。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其服飾：或黃衣紅袖黑字，頭紮白布；或黑衣紅袖白字，頭紮紅布，配上短褲和草鞋，顯得生氣勃勃。

不過，我還是更喜歡抬神輿者穿的半纏，因其顯得隨意和自然，沒有舞台化的嫌疑。半纏乃江戶時代庶民穿的衣服，對襟、無領、長及膝蓋，穿時繫以布腰帶。抬神輿者穿的半纏，印有所屬的町會、神社或同好會的名稱和徽章，也有以江戶時代最領風騷的消防隊命名的。半纏的製作工藝和視覺效果頗類貴州的蠟染，前胸

後背圖案化的漢字尤其讓我感覺親切。進園時搖獎，獎品中最合我意的便是「半纏一件」。盯着懸在半空中的那件誘人的獎品暗暗使勁，可惜陰差陽錯，只得了袋文具。

神輿終於在鼓聲中出場了。沒有《江戶神輿春秋》等書所描述的作為前導的提燈、藝妓、神樂和歌踊，只有「光禿禿」的十幾基神輿。四根方形大木抬着一基鏤花着彩的神輿，幾十乃至上百名穿草鞋或只着襪子的抬神者，一邊吡喝一邊墊着碎步，有節奏地行進。四周圍着的同伴，手舞足蹈，吶喊助威，不時交替入陣。經過觀禮台時，隨領隊一聲令下，眾人將神輿舉過頭頂，然後歡呼而去。

神輿有大有小，有精有粗，以我家鄉賽神的經驗，競演時賽人也賽神。規模最大且最為金碧輝煌的神輿，屬於湘南連合神輿保存會。儘管觀眾對這基裝飾最漂亮的神輿報以特別熱烈的掌聲，我還是喜歡那些比較簡樸的。或許是因「保存會」三字扎眼，總覺得其表演的成分太多，而宗教意味不足。

神輿原非神社專有，《平家物語》中便有山門僧眾抬神輿訴訟的描述。只是明治維新後神佛分離，神輿才歸神社的神官管理。江戶時代的祭祀儀式以山車為主，明治以後神輿才逐漸風光起來。體積龐大的山車行動不便，實難適應現代都市生活，大地震後便銷聲匿迹了。隨着神社地位的下降和世人宗教信仰的淡薄，至今仍活躍在東京街頭的「神輿」，也越來越演變成一種民俗活動，少了柳田國男所描述「神輿發野」時的「神人和融」。到了必須組織「保存會」並發起「競演」時，這種儀式便免不了帶表演成分。

中午休息時，遊神人散落在公園

各處，有吃飯聊天的，有排隊搖獎的，也有嬉笑打鬧的。我則撫摸着停在一旁的的神輿，鑒賞頂上精美的鳳凰、四周的勾欄和鳥居，還有前後的朱雀玄武和左右的青龍白虎。拍一下懸在四角的風鐸鉢，叮咚聲在微風中蕩漾。想像着當年遊神人的神秘和迷狂，不禁惘然。

那邊樂聲又起，是泰國舞蹈團在輕歌曼舞。說好下午兩點神輿再次「競演」，此前該是泰國歌舞的天下。沒想到神輿真的「發野」了，遊神人提前出征，且多即興表演。這回神輿上站着一位略施粉黛的少女，口吹哨子，手揮紙扇，合着節奏前俯後仰，算是在指揮行動。神輿其實無需指揮，不過有妙齡少女在架子上舞蹈，總是添光彩。一位不夠兩位，兩位不夠三四位。只是架子上顛簸，一不留神就掉下來。這下子可熱鬧了，十幾基神輿半競賽，半自娛，越遊越野，動作幅度越來越大，興奮的吡喝聲淹沒了舞台上的高音喇叭。如果不是偶見神情莊重的長者，單是看那些玩得挺開心的少男少女，實在無法想像這就是周作人所說的日本人熱烈而神秘的宗教儀式。

認準一基神輿，跟在後面，合着節奏，墊着碎步，慢慢行進，自認挺好玩的。很想擠進去，肩一下神輿，切身體會遊神的感覺，只是不知人家有無禁忌。而且，如此瀟灑的半纏中，突然雜進一個「牛仔」，實在煞風景。記得鄉下抬木頭時講究「合拍」，生人因不合拍，容易扭傷腰。想來抬神輿也必須訓練，否則很難做到齊心又齊步。

第二天到圖書館翻閱有關神輿的書籍，果然強調這種共同荷重的協調，代表了「和」之意義。要求遊神人

默想山崖端坐、險路夜行，處於一種「無我」或「無意識」狀態，方能揮灑自如。這幾種近年出版的書籍，不大談論神輿的宗教意味，而多在「下町情緒的象徵」或「人生的大感動」上做文章，正與我所理解的日漸民俗化的「神輿競演」相一致。

很遺憾，沒能趕上淺草或湯島的神輿出巡。有神社和佛寺做背景，遊神人和觀眾都會多幾分虔誠。不過，公園「競演」這一形式，倒是無意中凸顯了「神輿」在現代日本的真實處境。

招魂

偶讀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第五號，得悉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三，中國駐日公使蔡鈞曾於東京九段坂之偕行社宴請中國留學生。兩百多「鬱以山河故國之思、肆以春夏少年之氣」的留學生與公使共享「團聚之樂」，唯一的缺陷是此地乃日本陸軍軍官公所，不能允許龍旗飛舞。

讀完這篇〈中國留學生新年會記事〉，總覺得氣悶。所謂「偕行」，自是取意於《詩經·秦風·無衣》中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句意。明明知道「偕行社」乃日本陸軍為紀念甲午戰勝中國之役而釀資興建，為何眾人仍能「其樂融融」？那時排滿一說尚未通行，總不能說戰敗的是「滿清」而不是「中國」。大概學子們一心效仿日本變法維新，只好不計前仇。此前康有為甚至設想借兵日本，匡扶光緒(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可見，那時中國的讀書人，對日益強盛、同時也日益蠻橫的鄰居，感情相當複雜。

甲午之戰固然警醒國人，但更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脆弱，無形中加劇了列強瓜分中國的步伐。正如坂本太郎所說的，此後，「清國就像一頭倒下的、任人宰割的巨獸一樣可憐」(《日本史概說》)。對於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來說，那一仗其實是致命的：既堵死了中國在亞洲崛起所需要的國際空間，又宣告洋務運動的破產，此後只能走政治革命一路。史家曾經慶幸「因禍得福」，使得落後的中國快步進入社會主義，百年回首，塵埃落定，人們有理由想像「另一種可能性」。

中國公使在偕行社宴請留學生，大概不會想到此建築代表了日本的崛起與清國的沒落，只是取其式樣之新潮。在小說《三四郎》中，夏目漱石曾以古式燈塔邊蓋起「偕行社一般的新式磚瓦建築」這種不古不今的現象，作為現代日本的象徵，可見此建築當年名聲不小。沒有興趣打聽偕行社到底毀於地震還是戰火，因為附近的靖國神社，更引發我對中日兩國百年恩怨的思考。

1879年，王韜撰《扶桑遊記》，敘其遊覽為紀念明治維新捐軀殉難者而詔築之「招魂社」，此即後來的「靖國神社」。那時中日之間尚無戰事，王氏對日人藉招魂鼓民氣十分讚賞：

每逢設祭之日，角抵競馬，烟火雜沓，魚龍曼衍，極為熱鬧。此亦足以見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義之氣奮發而不能自己也。

倘能長生不老，百年後故地重遊，不知王韜君作何感想。反正我沒王氏超然，看到的不只是「忠義之氣」，更包括拂之不去的腥風血雨。

走進仍是「樹木鬱蔚蒼翠如幄」的

靖國神社，心情格外沉重。平心而論，這是東京最幽靜、也最為肅穆的神社。倘若不認得漢字，不了解歷史，純粹從觀光角度評判，此地不愧為勝景。可惜樹林裏到處懸掛的第幾師團第幾連隊的慰靈標誌，在在提醒我那場給亞洲各國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迫於外界的壓力以及日本國民對侵略戰爭的反省，神社的布置已經相當收斂，陳列品的說明盡量採用低調。可這仍然改變不了其為軍國主義「招魂」的嫌疑——這也是亞洲各國對日本官方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極為警惕的原因。

在日本，「靈魂信仰」古已有之。將死於非命者尊奉為神並祭祀之，這種做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敵我，只要是死於戰亂，一律供養，以慰亡靈。明治初年，這種思想依然流行。比如，東京惠比壽附近的台雲寺中有座慰靈塔，便是祭祀「日清戰爭」中陣亡的中日兩國軍人。而靖國神社之突出「為國捐軀」，使得這種已在國民的宗教意識中紮根的慰靈傳統有了本質的改變。此後，必須是效忠於天皇和大日本帝國的，才有資格享受祭祀。這種置幕府軍隊與外國士兵之死於不顧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崇拜和軍國主義的同時，培養了民眾的「殘忍心」——很難說這與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在中國以及東南亞的暴行沒有關係（參見村上重良：《國家神道》第三章）。當年梁啟超等讚賞日本人之「祈戰死」，只講激發「尚武精神」，不問是否「慈悲為懷」。這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對國民靈魂的扭曲與污染，並非日本獨有的「偶然事件」。

東京所有的佛寺和神社，都在「祈求世界人類和平」。不妨將此作為日本民族對於過去歷史的一種反省。

這一國民心態在靖國神社裏也有所折射，那幾百隻專門餵養、定時診查的和平鴿，便是例證。冬日的午後，陽光照在稀疏的樹林間，雪白的和平鴿三五成群騰飛上下。潔淨的砂石地上，母親帶着小孩與鴿子嬉戲，父親在一旁錄像——但願孩子長大後能記得的，不只是「鴿子」，更包括「和平」。

並非正式參拜，因而故意旁門出入。轉到表參道，方才發現巨大的鳥居以及大村益次郎銅像。此君被譽為現代日本軍隊的創建者，1869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輔，實行軍政改革，同年被刺身亡。東京的「招魂社」，正是其主持創建。記得《三四郎》中，原口先生不斷咒罵此銅像，說是「不如建造一座藝妓的銅像更高明些」。大概正像小說所交待的，原口之所以「咒罵」，很大程度因其與銅像的製作者是「死對頭」。撇開歷史人物功過之爭，單從銅像藝術本身着眼，原口先生不該對這尊日本人最早的「西洋銅像」如此苛刻。

夕陽餘暉中，高高在上的大村君，着草鞋，披羽織、戰袍，持望遠鏡，一臉剛毅，頗能體現那時「和魂洋才」的人格理想。

銅像的長篇銘文出自明治維新的中堅、曾任太政大臣的三條實美之手，漢文不錯，書法也甚佳——那畢竟是一個剛從「和魂漢才」轉為「和魂洋才」的時代。

湯島梅花

東京賞梅的去處很多，對我來說，最方便的莫過於東京大學附近的

湯島天神。也正因為太方便了，總以為後會有期，不知不覺竟錯過了好時機：第一次拜訪時，「有女初長成」；第二次則已是「半老徐娘」了。沒能見到其最為燦爛的「青春」，總覺得遺憾。

閒來遐想，或許是菅原君洞察世態人情，故意不讓參拜者心滿意足。世人多對得不到的東西格外懷念，且在想像中不知不覺將其理想化。比如我吧，就因為留下了「遺憾」，湯島梅花給我的印象，反而比花開似錦遊人如鯽的東京後樂園、水戶偕樂園還要美好。

湯島天神的梅花其實少得可憐，名為「梅園」，也就十幾株。套用劉禹錫的《陋室銘》：花不在多，有「骨」則秀；園不在大，有「氣」則靈。「骨」乃虬蟠蒼勁，這點大概不會有太大的爭議；「氣」指人文氛圍，則不見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有人文精神滋潤的「自然」情有獨鍾，大概遠不只我一人：要不單從「風景」論，此園實在說不上出類拔萃。湯島梅花的魅力，很大程度來源於神社祭祀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再加上東大的魅力，此處成為高考學生祈禱的最佳場所。因而，即便說不上「談笑有鴻儒」，起碼也是「往來無白丁」。

菅原道真(845-903)乃平安前期的文人學者，曾任右大臣，蒙冤屈死後，日本國內天災不斷。人們相信這是菅原的幽靈在作怪，於是在平安京的北野建社祭祀，供奉其為「天滿大自在天神」。朝廷還賜他「火雷天神」封號，希望藉其威力壓服雷神。中世以後，「火雷天神」逐漸演變成專司文章、詩歌的「學問神」。荻生徂徠《菅廟》詩云：「菅公儒雅士，千歲事堪嗟」；「忠冤尤霹靂，誠感唯梅花」。

於「儒雅」、「霹靂」外，又添了「梅花」。日本本不產梅，七世紀前後方由中國傳入。《懷風藻》中已有詠梅詩，此後的儒人雅士吟詩作文時更離不開梅花。大概正因如此，在世人眼中，最配得上「梅花」的當屬此「儒雅」之菅公。

既然祭祀的是「學問神」，周圍名勝自然都與學問有關。進入神社，最引人注目的，是立於梅園中央的《湯島神社一千年祭碑》。碑大而園小，有點不成比例；照常理推想，可能是當初立碑時，神社與梅園的規模都遠比今天大。此漢文碑立於明治三十三年，由「敕選議員文科大學教授正四位勳三等文學博士重野安繹」撰寫。重野君號稱日本漢文第一，當年與黃遵憲頗多交往，黃氏《續懷人詩》中有一首是獻給他的：

得詩便付銅弦唱，對局何曾玉襪輸。
繞鬢青青好顏色，絕倫還似舊髯無。

黃氏自注：「東人稱君為三絕：一能詩，一善弈，一美髯也。」《續懷人詩》撰於出使新加坡時，所懷日人包括伊藤博文、榎本武揚、秋月種樹、宮島誠一郎等，半為官僚，半為文人，都是其使日時的好友。在東京遊覽名勝，常能見到黃遵憲及其友人的遺迹，故《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以及《入境廬詩草》都是我絕好的「旅遊指南」。此前此後來日的中國人，要不沒他的文名，要不沒他的地位，極少像他那樣所交多為「當世聞人」。甲午戰爭前，日本人普遍對中國仍心存敬畏，慕名結交者比比皆是。而這些明治時代的名人，其文章功業，如今在日本也成了供人憑弔的「文物」，這

也是我訪古時總不忘攜上黃氏詩文的原因。

梅園裏還有一塊漢文碑，也是立於明治年間，刻的是「菅家遺戒」二則（後來在京都的北野天滿宮發現相同的石碑）。其中第二則曰：

凡國學所要，雖欲論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漢才，不能闕其間與矣。

日本古時崇拜中國，故以「和魂漢才」為理想人格。幕末的洋學家佐久間象山在批判漢學空疏無用的同時，提倡「東洋道德西洋藝」。明治以後，日本迅速西化，理想人格也隨之改為「和魂洋才」。《日本國志·學術志》中提及朝廷為保存漢學而倡「斯文會」，《日本雜事詩》也對「抱遺編守祭器」的「漢學之士」深表同情。作為中國人，黃氏對日本的漢學由盛而衰大發感慨，其中包含「私心雜念」。想來當初立碑湯島的諸君，也不無借古諷今、對抗西學狂潮的意味。只是時過境遷，參拜者們大概不會注意到此中可能蘊涵的「苦心孤詣」。

《東京都歷史散步》一書提及湯島天神，介紹的是十七世紀中葉鑄造的銅製鳥居、十八世紀中葉所立「奇緣冰人石」，以及為新派劇名家泉鏡花所建的筆塚。所有這些，對我來說沒有多少吸引力。反而是神社周圍懸掛的幾千塊繪馬，令我大開眼界。

遊覽各處神社時，留心供祈禱者書寫心願的繪馬，希望藉此了解日本人的內心世界。別的神社裏「寄進」的繪馬，所祈者五花八門：而湯島天神則清一色全是「學問」——除了升學，還是升學。日本人注重學歷，能否考取名牌大學乃生死攸關。故繪馬上所

寫祈禱者的心願，不是考上大學，而是考取某大學的某專業。作為局外人，見到居然有人祈求菅公保佑其考取東京大學的「分子化學」或「天體物理」專業時，心裏總覺得好笑。菅原道真學問再大，畢竟是千年前的古人，能讀懂這些繪馬嗎？

祈求者一臉嚴肅，讓你實在笑不出聲來。久而久之，反被其虔誠所感動。

很想也買塊繪馬，只是不知道該求些甚麼。早已過了考大學的年齡，生活瑣事又不好意思麻煩「儒雅」的菅原君。況且，日本的神是否管得了中國的事，沒把握。還是省點吧。

附記：偶讀周作人《自己的園地·和魂漢才》，其中提及菅原道真，從《民間信仰史》轉引其學周孔而摒革命的名言，正是上述北野天漢宮和湯島天神所立「菅家遺戒」的第一則。大概作者和引者兩度翻譯，與原文略有出入，這裏抄錄原刻的漢文，以供比較：「凡神國一世無窮之玄妙者，不可敢而窺知。雖學漢土三代周孔之聖經，革命之國風，深可加思慮也。」

陳平原 廣東人，1954年生。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小說史：理論與實踐》等。